

中国当代名家作品精选

ZHONGGUODANGDAIMINGJIAZUOPINJINXUAN

下棋

贾平凹/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下棋

贾平凹 /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王巨川

封面设计:孔晓军

责任监制:刘青海

下 棋

贾平凹/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七二二六工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200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5418—1352—4/I·337

定价:22.00 元

目 录

地震.....	1
年关夜景	13
山镇夜店	28
玉女山的瀑布	39
成荫柳	55
他和她的木耳	60
歌恋	78
头发.....	102
春愁.....	119
清官.....	130
七巧儿.....	150
瓦罐.....	173
阿秀.....	180
下棋.....	210
野火.....	217
“厦屋婆”悼文.....	233
鲤鱼杯.....	257
三十未立.....	267

地震

——1976 年的一个故事

天放亮了，其实并没有真亮，一切还在睡着，山道上只有他和他的毛驴。霜在石板路上潮白，潮得有一铜钱厚了，越发显得石板硬，驴蹄叩下去，干而脆的响。哪里传来一声怪叫，是狼嗥吗？他抬头看那山尖上的月亮，月亮在陪伴他走了一夜；似要隐藏到对面山峰后去。他在黑暗里划着了一根火柴，看着一朵火苗在激动地打颤，一直到火燃到手指了，点着一支香烟，吸着又走了。霜地里一溜蹄窝，一溜脚印。

过了一座木桥，远远看见前边的树林子里有了几点人影，踏着河边的薄冰再往里走，人家便渐渐现了。林荫之间，翘一簇霜白屋角，垂几条酒店黄旗，几声细细的鸡啼；

突然间，有人在笑了，笑得山泉似的豁然：

“嗨，嗨，嗨！”

他回过头来，河边的冰上蹲着一个老人，正从身下的冰窟窿里往外拉着捞鱼网，有几条银鱼已经在冰层上闪动。那老人却看着他，笑得更快活了。

“嗨，嗨，嗨！”

他疑惑了，立住脚步，吃力地将背上的行李卷儿往上耸耸，那是他当行政干部多年来走乡串村的家当。立即，系着的茶水缸子，吃饭瓷碗，便叮当当地晃起来。

“嗨，大清早碰见你这怪人了，放着这么好的驴，自己倒苦着背行李，那是你家小媳妇吗？”

他才听明白了，一阵难为情地脸红了，但立刻就高兴了：“它累，它真好吗？”

老人手在口边哈了哈，跑过来，蹲在毛驴的胯前揣揣，又在毛驴的背上拍拍，便睁着小而细的眼睛看起他来，说：“哈，亏你有这么好的毛虫，这是纯南山种嘛！它顶辆小拖拉机呢，驮件行李卷儿倒会累着？”

他并没有反感老人的嘲弄，倒浑身抖抖地来了精神，拉长声音吆喝毛驴又往前走。老人倒疑惑了，忘了再拉那网，在后边说：“怪人，怪人！”

他只当没听见，看那太阳已经出来，在冰层上变幻五彩颜色，毛驴就在光环中走着，四蹄儿象鼓点一般叩响，那毛茸茸的耳朵上，脊梁上，冒着热气，有银亮亮的水珠儿闪动了。“怪人”，他想着老人的话，倒觉得可笑：好毛驴，一点没错，这么好的毛驴忍心让它累着？当然它可以驮二三百斤的驮子，可是，它怎么能驮这行李卷儿，行李是我的，“它

是老六的”，他说。

一提起老六，他觉得这捞鱼老人哪儿有点象老六的，但老六没那么胖，也没那么多笑，好象那脸上的皱纹从来没有舒展过。嗜好吗？他似乎没有发现，他到那个村子驻队了半年，是未见老六吸过烟、喝过酒，或者唱乱弹、斗棋子的。只是有一次他去老六家，看见老六将毛驴的拥脖子套在自己脖子上，正跪在毛驴旁，小心翼翼地，拿篦梳梳那驴毛，大舌头就在嘴里搅着咬，吱吱地响着节奏。那毛驴就是这么大的，黑红色毛的南山种。

这是两年前的老六了，现在呢，还是那一脸的皱纹？学会吃烟、喝酒了吧？毛驴是老六的命，毛驴要送赔他了，老六一定有什么好的预兆呢！说不定，一见到毛驴，会舒展一脸的皱纹，笑得有捞鱼老人的豁朗。噫，那笑，会使他得到多少慰藉，将要摇落他落闷树上的多少个枯叶哩。他想到痛快处，自己便先笑了，笑得似断非断地喘，扬手将一块石子流星般地甩到远远的地方去了。

“哇！”一声惊叫，远处山根的枯树上，一群老鸦起飞了，哇哇不止。他兀自一个惊悸，出了一身冷汗，立时在那里站定了：他害怕听这鸟惊声。这声音，一年多来，常常使他心惊。他永远也忘不了那天去老六家拉毛驴，老六脸色乌青，额上的皱纹深得能放下一根指头，拿一种恐怖的目光瞪他。等他把毛驴拉出院门，老六突然发疯似地，扑进毛驴棚，用头撞墙，抓到驴拥脖子，下死劲地撕，撕不烂，就从门里甩了出去，正打着门前榆树上的老鸦巢里，巢被打落了，一树鸟叫。

“老六，你还记恨我吗？”他想，当再走进老六的门口，

那指头深的皱纹，那撕拥脖的手……他不敢往下想了，竭力闭上眼睛，只在喃喃说，“我给你赔毛驴来了，我给你赔不是来了！”

他呆呆地换着步子往前走，踏碎了多少冰块，踢开了多少石子，他全然不理睬。清醒的时候，路已经伸延到山根下了。那里是一个土坪，太阳照在上边，歪长着未收割净的谷禾秆儿，毛驴早抢前去大吃大嚼，然后就打起滚儿来，喜欢得象一个孩子了。

他站在毛驴旁边，没有去催赶，欣赏着它的快活，自己也觉得快活，任那四蹄踢腾起来的土星、草末儿落在自己的头上、肩上。“我该象是老六了哩！”毛驴打滚的时候，老六就是这么干的，那一次不是为看驴打滚，把一碗饭迷得吃不成了惹老婆一场骂吗？他记得他去劝架，那老婆拿出和她衣服一样花色的驴拥脖，和她篦梳一样式样的刷毛梳，说：

“老驴成了他一口人了，他心里没有我这个老婆了！”

毛驴总算打完了滚，从土雾团里站起来，耸耸耳朵，咂一下嘴，痴痴地对着空中叫了一声，他也终于长长出了一口气，站起来，赶着毛驴又上路了。

路愈来愈弯，慢慢爬向山去。太阳在头顶的光景，开始翻白云坡了，那坡弯处，浸水从石缝里流出来，一夜的风寒，那水就流不动，漫路上结一层冰，溜溜儿地闪着青光。毛驴走上去，四蹄一阵乱弹，滑倒了，爬起来再上，蹄儿就一步挪不得，他在后边推推，连人带驴又栽倒了。他叹了一口气，对着青冰发呆了。突然，他嘿嘿地笑起来了，笑得是那么羞涩、腼腆，好象责备自己刚才的过失，连毛驴也吃惊地望着他。他取下背上的行李卷儿，三下两下地打开了，是

一条浅花绸被子。这是四年前他们结婚的被子，盖过幸福和甜蜜，拍拍，就铺在冰上了，然后向毛驴挤着眉眼儿，拉着毛驴从上边走过去了，嘴里还在说：“小心，小心，别把那花儿踩烂了！”

被子路走完了，他又跪下去，把被子从后边拉到前边，又铺开了……终于安全通过冰路了，他高兴地拍拍毛驴的头，说：“这有什么可慌的？你跟着我，我会象待我玲儿妈坐月子一样伺候你哩！”

这当儿，一个妇女背着一篓木炭正从坡上下来，忍不住嗤地笑喷了，说：“坐月子的要记恨这毛虫哩！”

他一时烧了脸，不敢看那妇女，拉了毛驴便走，口里慌慌地说：“老六会这样做的。”

那妇女听不懂他的话，再问他时，他已经爬得很高了。弯弯扭扭的坡道上，弓着腰，背着那浅花绸被子卷儿，手里拿一根树条，在打着毛驴，那不是在打，是象在赶走驴身上的蚊子似的。

现在爬上坡顶了，他出了一身汗，却唉声叹气地痛惜那毛驴身上的汗，从口袋掏出条手帕来，又不忍心的样子，但还是给毛驴擦起来，说：“老六会是这样做的。”

他毕竟小腿发软，瘫坐在一块石头上喘气。看坡的那边，坡道显得平缓多了，路面一拐一拐到坡下去。每一个拐弯处，就是一个沟洼，长满了柏树，高高的杆儿，圆锥形的枝叶，活脱脱的竖着一片毛笔，一缕一缕的炊烟就从那笔林中端端长上来：那该是一处人家了。下了坡去，便是那几片水田，再远，茫茫通天湖，一行白鹭，几点渔帆，沿湖远去的那一痕隐隐的山峦根下，便就是老六的家了。

“老六，我来了，我真的就又来了呢！”

一时间，老六清清楚楚就出现在他眼前了：瞧那指头深的皱纹，那撕拥脖的黑手。老六，你怎么还那么瞪着眼睛看我呢？我知道你恨死了我，你骂我吧，只要收下这头毛驴，我就一辈子都心安理得了。

一只野兔子，突然从草窝里跳起，唿地一声，箭似地向坡下窜去了。毛驴乍惊，浑身那么一个哆嗦。他赶忙抱住了毛驴，用手搔那耳根，竖起的耳朵才慢慢平顺下来。他蓦地记起那天晚上：他们把老六家的毛驴拉到了队部，进院门时，那毛驴撑着四蹄，扎根似地不动，他打，它就用后蹄踢……末了打进院来，它又啃断了缰绳，结果只得用铁绳套起来。后来，竟死了。

他突然眼泪汪汪起来，对着毛驴说起来了：

那是一头好毛驴，条干好，毛色好，吃手好，力气好，是我们把它害死了啊！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上边有指示，有政策，说私人不能养毛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驻队的干部，就只得抓尖子，杀鸡给猴看。老六偏是毛驴经，方圆村里就数着他养的毛驴壮，有力气……”

“当然是我没种，明知道这作法不对，但还是做了。毛驴死后，一年多来，我无论在老六的村子，还是在山里川里驻队，一闭上眼睛，就看见那毛驴临死前的哆嗦样子。”

“我总算在深山里买到这头毛驴了，我要买，再贵的价钱我也要买。这真是好毛驴，我要赔给老六，他额上的皱纹不能再深了，他是毛驴命，他不能没有他自己的一头好毛驴啊！”

他把手摸到毛驴的嘴边，毛驴伸出舌头舔手，痒痒的，是那樣的舒服，一直舒服到心上，头上，脚上。他又摸到驴肚子上，那肚子好象鼓鼓的，是怀孕了吗？那生出来，又是一辆小拖拉机了，驮粪，推磨，拉车……老六怎么个高兴呢！末了，他摸到了毛驴的蹄上，那蹄多么结实，铁打似地，竟然在石头上能叩出火星来呢。

“我知道你是和我耍哩，我不打你；我是打过毛驴的，该毛驴报复我，踢得好哩！”

他和他的毛驴，就这么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一直到了中午，来到了坡下湖边的一家小饭店里；店很小，是三家农民联合开办的。他在门前拴了驴，走进去，一位店主人竟是他先前相识的一个汉子，那汉子先是一惊，立即劈头就说：

“老贾哎，是来吃饭的，还是来封店的？”

他脸唰地红了，想起自己以前的嘴脸，难堪地不想走进了，那汉子说：

“要是封了店，这山上山下就没你喝口热水的地方了，今日个，你可要尝尝，这饭里有没有资本主义毒哩！坐，来碗羊肉泡馍吧！”

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泡馍端上来，一时吃得他满头满脸的汗水了，这当儿，他看见店里人都拿眼往门口瞅。门口处是涌了一堆人，仄耳听听，原来是在评头论足那毛驴：

“瞧这毛虫的骨架，能驮两筐粪吧？”

“再放两筐子，它腿也不打颤的。”

“吓！骑上去兜阵风吧！”

“可不，主人要和你拼命哩。你没见他连行李也不让毛驴驮吗？”

“这吝鬼是谁？”

“吃羊肉泡馍的。”

他听见了，并没有恼，反倒放下碗走出来，亮着油嘴，说：

“毛驴是我的，不错吧，这是纯南山种哩！”

他在人们的嘴唇皱起的声响中，赶着毛驴走了，还是背着行李卷儿，拿一根树条打在毛驴身上，那不是打，象是在赶走驴身上的蚊子似的。

毛驴赶过那小小的镇街上，他在商店里买了一颗大铃铛，系在了毛驴的脖子上，赶着从窄窄的石板铺成的街道上走，那驴蹄儿鼓点似的敲，铃铛就是晃晃地响，他背着行李卷儿，喘着粗气，小步溜丢地相跟着跑，惹得一街两行的人都出来看热闹。

出了街镇，天开始变阴了，有冷风从南边山巅上刮过来，呜呜地响，一会儿就下起麦粒雪来，那麦粒雪越下越大，走不上二里地，就撕棉扯絮起来，人变白了，驴变白了，那坑坑洼洼的路面，平抹得一溜白净。他想，下得好，下得好，正赶上老六家没有防冷的木炭了吧？这毛驴一到家，就可以去集市上驮炭了。老六老婆如果想要冬闲逛娘家去，毛驴可以套上那辆小车，一口气跑到三十里外的白杨庄去哩……呵，这雪把坑坑洼洼的地面抹得这么一样平顺，一样颜色，这毛驴也会象这雪一样的，会抹掉他和老六心上的鸿沟哩！

这时候，他突然发现毛驴竟是最好的动物了，它不会说话，却能和人交流最丰富的感情；它是牲畜，却寄托了人多么深切的思想啊！

现在，他已经站在老六村子前的大场上了。村子里静悄悄的，无声无息的雪花，落盖着那高墙，低坑，黑的牛粪，红的梅花。老六家就在村口，低低的屋舍，成了雪窟，只露出门窗的黑洞。啊，那绕着葡萄的院墙，那圈过毛驴的草棚，那架过鸟巢的榆树……他站住了，他不知道怎样挪动走向这家的脚步，不知道该怎么叫一声“老六”。然而，他到底走到了门口，叫了一声“老六！”

屋里传来一声婴儿哭声，雪已经落平了他走来的脚影子，他再叫一声：“老六！”

一个女人提着瓷罐从里边出来，他认得是老六的老婆。他向她问好，她“啊”地一声，就没有词儿了，但立即就热情地招呼进屋，而且还笑了，虽然那么努力。说：“是你，你又来了？！”

“我又来了，”他说，“老六呢？”

她突然眼光直起来，猛地转过了身，趴在那墙上，一双手死劲地在那里抓，墙皮土簌簌地往下落。他猛地看见她的后脑勺了：那小小的稀松的发卷儿上，缠着白布。他一个冷颤，惊慌叫道：

“老六他？他？老六呢？老六呢啊？！”

她慢慢回过头来，说：“他死了。”

“死了！他怎么能死了？他怎么死的啊？！”

她看着他，嘴抖抖着，便终未说出一个字来，突然就说：“你是又来驻队的吧？这儿风声很大，说要地震哩，人都搬到后坡那里住去了。他们催了我几次，我也要搬了。要走了，我去坟上给他说一声。”

她一只脚已经跨出门来，似乎立即就要走了。他赶忙

说：“我要见见他，我同你一道去。”

“不，不，”她突然脸色苍白起来，“他恨你，后来天天在骂你。”

她说着，急急逃走了，在雪地里，回过头来又看了一眼，见他木呆呆地站在那里，便脚高步低地一路去了。

他站在那里，站了好长时间，当回头看见了那条毛驴，才咬咬牙子，说：“我要见他，他会见我的。”

他扭转了身子，走出了两步，却又停住了，他听见屋里的婴儿哭得正凶。老六有孩子啦？老六结婚迟，老婆又大两岁，是个寡妇，过门时带着一个女娃，前几年就在县上读初中，现在怕已上了高中吧，老六那阵儿总盼有个孩子，到底老来添子了！“把孩子抱上，他老六还不肯见我吗？”他走进屋去，屋里黑咚咚的，站定了一会儿，才看清屋里空空的，只有两个被单包成的包袱，里边塞着米面、衣物，鼓囊囊地堆在炕上。旁边的小被窝里，挣扎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他抱起来，是个男孩，黑黑的，完全是老六的额角。“老六，老六，”他叫着孩子爸爸的名，在那红红的脸上亲了一口，就三下两下地，将孩子搂在怀里了。但立即又放下，拉进毛驴，把一个箩筐系在毛驴背上，取下自己背上的浅花绸子被儿，在里边铺好了，然后把孩子放进去，掖掖被角，牵了毛驴顺着老六老婆的脚印去了。

雪还在下着，下得越发大。漫世界里，白茫茫地，一切是一个色调，一切都在消失。只是他和他的毛驴。孩子已经睡着了，均匀地呼吸着，轻得象落在被子上的雪花。他凭着他的记忆，在没有了道路的村前田野里走。前边是那棵柳树了，那树原来是站在三岔路口上的：一条通往村中，一条通

往邻村，一条通往后坡。他站在了三岔路口，脑子里想起了过去的一切，他曾经过这个路口到这个村子驻队，也曾经过这个路口拉走了老六的毛驴，现在，他又回到了这个三岔路口，他不明白他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他心跳，脸烧，他恨不得雪越下越大，埋了他的脚印。他站在那里了，雪轻轻往身上落，头上肩上已经落有厚厚的一层了，他觉得他的思想和血液都冻住了。

突然间，他听见一种呜呜咽咽的哭声，抬头看去，就在前边的雪地里，老六老婆跪在了那里。他扑死拽活地赶过去，看见了那里有一个雪堆，她正把瓷罐端起来，在上边浇，那是酒，满满一罐子柿子酒。雪堆上立即出现几处洞儿，那长长的荒草从雪里冒出来，断了顶的枯茎在风中索索的抖响。这就是老六？老六就睡在这儿？老六老婆哽咽着哭开了：

“他爸啊，你知道吗？要闹地震啦！村里人都搬走了，我没有走，我离不得你，我要守着你在这儿。可村里人不行，硬催着我走，唉，我和孩子也就要走了，可怜你一个人就留在这里了啊！”

他站在那里，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只觉得胸口烫得难受，他狠劲地撕，撕掉了纽扣，撕破了衬衣，在那皮肉上抓出了红道。毛驴浑身一个劲哆嗦，似乎毛也根根竖了起来，拼命地挣脱着缰绳。他牵不住了，拼命地牵，毛驴猛地回过头来，就对着那雪堆，吼叫了一声。他在那里呆住了，象一根木头，象一块冰碴，……

是的，老六是睡在这里了，永远睡在这里了；他想着，老六是怎么死的？“他在恨我，骂我，我在他眼里成了什么

人了！啊，啊！为什么就变成狼了？是什么逼得我变成一只狼了啊？！”唉，老六能在这里睡安宁吗？这不死的冤魂在哪儿呢？在岩浆里？在地火里？地震，震吧，哪一天冲破了这地层，这尘土，让冤魂都升天了吧！

雪还在下着，雪还在下。一切都是静的，静悄悄的。茫茫世界里，厚厚地覆盖着雪，一色白净。毛驴终于安静下来了。四蹄扎根似地站着，那箩筐里的老六的儿子，已经睡熟了，浅花绸被子被风刮开了角，雪落下来，在孩子红彤彤的脸上化着水珠儿。他忙将被角重新掖好，还在想着什么。想什么呢？什么也想不出来了，只是呆呆地站着，象一根木头，象一块冰碴……

1979年11月24日于西安

年 关 夜 景

年关的夜，是农民最幸福的时候，却偏偏没有月亮。山黑隆隆的，远近没了层次，连弧形的线条也不曾有，只是那沟下的什么地方响着流水，才使这夜的世界有了活动。路始终是灰灰的虚光，一会儿变粗，一会儿变细，好象飘动了一股朦胧的气流；一溜儿架子车在蠕动，向左拐了，再向右拐，车子渐渐沉重起来，方知道是上坡路了。拉车人谁也不说话，呼哧很沉重，似乎不是发自胸腔，而是车轮下轧出来的呢。“喀咚”一声，前边的一辆轮子不动了，后边的车把蓦地顶住了前边的车尾；一辆一辆都停了下来。有人叫道：“前边路上有个坑！”人们都嚅嚅起来，诉说着难听的话，陷进坑的，艰难地忙活，只是看不清坑沿，拉不出车来，山沟